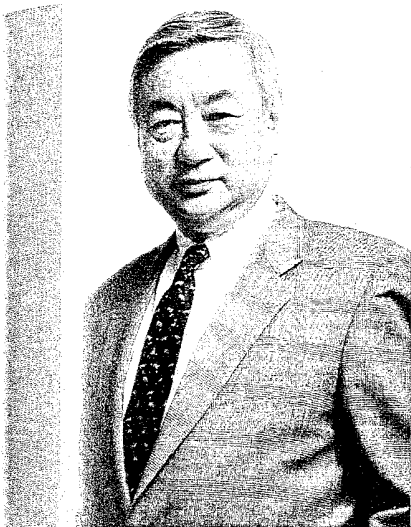


二〇一二年……



近

來台灣有一些現象令人悲觀，但換一個角度思考或許又能讓人樂觀起來。

首先，今年至九月中旬台灣新上市的公司只有五家，明年可能會更少；其次，我參與推動多年的融資公司法、非銀行金融機構（non-bank bank）終於在經續會上得到共識，正式由政府推動落實，但未來草案中的部分規定在國際標準上是否夠開放，而且以後由金管會監管的標準如何還是令人疑慮，如果像過去管銀行的管法，肯定以後不會有人要在台灣設融資公司；再者，投資大陸四〇%上限未放寬，還有美國商會日前批評台聯綁架政府的兩岸政策……，這些現象背後給我們的訊息是什麼？

我的估計是，在未來的幾年內，台灣的公司都會思考，第一，是否要在海外設控股公司來擁有其跨國投資的所有資產；第二，是否要在海外上市；第三，是否要在台灣減資，甚至於下市以做上述動作的準備。其實這種思考已經開始化為行動了，只是未來幾年會更普遍。也就是說，本來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中要讓台商及外商放在台灣的东西，會變成逐漸散到海外去。這是很淒涼的事情，不過，或許帶點阿Q的說，這也是另一種帶動台灣產業、人才國際化的方式。企業布局海外控股公司後，牽涉到好幾個國家的法令政策，需要在好幾個國家進行程度不等的深耕，帶動台灣年輕一代人才大幅外放，增進他們對國外文化和投資環境的了解，變成台灣的「另類國際化」。從這個角度，反而讓人看到一些契機。

這個「另類國際化」的潮流應該會在未來的五到六年內出現，而政府的反應，恐怕要到二〇一二年時才會「痛定思痛」，徹底改弦更張。因為政府現在的政策還在縮緊，既沒有在台灣設產業控股公司的概念，會計制度、稅務政策也仍無法為全球化經營配套，〇八年即使政權替換，政策和法令不可能馬上就改，等到一二年時，政府會發現絕大多數台灣的公司都在海外設控股公司，已經在海外布局得差不多，那時候可能很多台商雖然還住在台灣，但公司的運作已經徹底國際化了。而台灣到一二年又面臨大選，到時不管哪個黨執政，看到台商散到全球的現象，也許那時候的執政黨才會認真思考如何把台商找回來。我預測到一二年時，種種的壓力會使台灣執政團隊沒有選擇，必須要在經貿政策上大肆開放。一個亞太營運中心的築夢，要等二十幾年才有一個仍是虛無縹緲的「可能性」，好不令人傷感。

如果現在的執政團隊和〇八年的執政團隊不往國際化方向思考的話，企業不會等著政府慢慢擬訂政策、被政府邊緣化，因為世界經濟變化太快了，而台灣如果無法提供企業海外經營、設廠的籌資管道及相關配套措施，對於國外產業運用台灣作為在亞洲投資及籌資的跳板，還要遭到資金匯入匯出及靈活運用的限制，把目前種種限制都考慮進去的話，恐怕要等到一二年政府才會大省覺。

全球經濟如今正面臨一個大盤整時期，雖然高科技新創事業相對減少，但傳統產業轉型

在未來的幾年內，台灣的公司都會思考，第一，是否要在海外設控股公司來擁有其跨國投資的所有資產；第二，是否要在海外上市；第三，是否要在台灣減資，甚至於下市以做上述動作的準備。其實這種思考已經開始化為行動了，只是未來幾年會更普遍。

的案例增多，經營模式改變，服務業興起，加上許多原本家族經營的企業面臨無人接手的狀況，像德國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，因此國際企業互相併購的案例大增；此外許多國營產業也在民營化。所以，全球投資者要找出經濟結構轉變中的機會，許多創投轉型的私募基金機因而興起。回頭看台灣，我們的政策法令有配合這樣的國際趨勢嗎？政府一聽到「私募」，管制的思考又來了，所以沒有人要在台灣設私募基金。台灣民間的資金充沛，遇到這樣的全球投資機會，如果國內限制多，資金自然就經由其他管道出去了。

德國因為稅制等原因，許多企業將控股公司設在瑞士，但還是德國的公司；荷蘭國際化經營，許多公司架構在海外，但經營的也還是荷蘭人。目前台灣企業唯一的選擇，似乎要在海外設控股公司才能進行全球化布局，從而才能展現台灣公司在全球經營及成長的實力。

許多人擔心台商對外投資對國內經濟的衝擊，我們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做邏輯思考，首先是台灣的失業問題，有些經濟學家說有，我說根本沒有。現在職場的情況是，很多低階的工作沒有人要做，工廠、營建業找不到工人，還需要引進外勞；再者，高附加價值服務業發展到一定程度，高級的白領人力、軟體人才不夠，需要引進國外專才。因此現實情況是，有些工作沒有人要做，有些則是台灣的教育訓練還不夠，大學生畢業找不到工作，表示大學的訓練讓他們高不成低不就，人才無法配合產業發

展的需求，這才是台灣真正的問題，不是失業問題。美國二戰後有大批年輕退役軍人回國後無業可就，於是政府通過「GI Bill」法案，幫助他們免費就學重新給予專業訓練，因應美國經濟發展的需求，造就了一九五〇年代的大繁榮，我們現在也需要這樣勞動力再造的大工程。

其次，台灣平均國民所得十年來沒有成長，問題的源頭在於新的產業發展得還不夠，絕不是把工廠抓回台灣來國民所得就會提升。我認為台商的全球化及跨國經營，不會傷害到台灣，關鍵在台灣本身如何在未來世界經濟發展潮流中定位，這就是我提倡多年的台灣應發展高附加價值服務業。事實上這類服務業已在發展，只是力道還不夠大，還不足以把台灣人平均所得快速提升。因此，工廠在不在台灣沒關係，台灣現在的問題是資金找不到足夠值得投入的標的，亦即新開發的產業。這牽涉到我們的法令架構要不要調整，以提供一個優質及開放的環境來吸引許許多多的新興產業。

我目前的心態是一半悲觀，一半樂觀，產業的發展總是要解套，不能停擺，所以感慨歸感慨，企業仍必須積極進入全球化運作的規畫，他們會找一個適合全球化經營管理的基地，現在看來顯然不是台灣。開玩笑的說，也許有一天我們要感謝阿扁，他成為台灣產業國際化的「推手」之一，把台商推出去。

台灣實在需要一個更好的環境，讓台灣企業自發選擇「根留台灣」的策略。